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四十二回 馬為月老姪得嬌妻 虎作冰人叔收美妾

文界慌忙拉緊韁絲，伏在馬背。那人道：「你這孩子不會騎馬，倒要在此闖道。」又一人道：「看他年紀甚小，驚得這樣，像是失了路的。」兩人攔住文界，後面車子已上來，車中人似乎聽見，掀開簾子，露出半面，把界郎仔細看過，旁邊還有女子坐著。車中人問他說道：「誰家小後生，像是不會騎牲口的？」重複掀簾，吩咐馬上人道：「你們不要亂喝，跌下了馬，倒不方便，不如聽他去罷。」文界初則聽了馬上人的話，好不耐煩，欲待與他搶白，不知是什麼人，怕他用武。便只顧著這匹馬，要跑開去。揚起鞭子，卻又下敢打下，進退兩難，嚇得面紅耳熱，絕不則聲。忽聽率中吩咐，心始放下。此時馬已讓在道旁，車已上前。文界正等另覓路徑，那馬頭也不回，只顧跟車而走。原來駕車者有一牝驃，文界騎的紫驃，是一牡馬。車跨上轅的家人，盡力打來，車中又復止住，文界怕跌，無法可施。走不多路，已見城牆，望著前面數騎入城，轎車亦入，文界也只得跟進。一直大街，約有半里光景，一座府第，絕大排場，只見車馬由正門而入，暗付：是何衙門，倒與京中賜第彷彿？右邊一帶露出紅牆，圍著殿宇。文界正要問個明白，那馬肚帶已鬆，險些吃跌。仍然緊扳鞍轡，由他走躑，早已進了府門。因恐犯了衙門規矩，愈加著急。那馬上的人，已下馬走出，看見文界面紅頸赤，滿頭是汗，不禁發笑。偏是這馬要吃起水來，而道左旁擺著洗衣水盆，馬竟就盆而飲，立住不動。文界弄得沒法。眾人出聲大笑。因向那笑的人道「快替我拉一拉開。」一人道：「你這孩子倒也好笑，不會騎馬，只好由他去了，誰替你來拉？」文界聽了好氣，雙手緊捧韁絲，汗流滿面。不防馬蹄一起，水盆順勢翻倒，連衣服翻出在外。馬已著驚而跑，衝入儀門之內。將近大堂。堂簾拉上拴住乃驃，馬又歡喜跳躍，緊傍身邊，撫擦聞嗅一會，直到大堂之上。文界急得魂不附體。後堂走出人來，執著鞭子要打。文界大喊論「不要打它我要跌了。」那人住手，細看文界，哈哈大笑。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怎跟著到這裡胡鬧？這是什麼所在，快走下來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就來拉定高頰禪，馬上不動。文界扒了下來，魂靈方始上身，還只管汗流氣喘。那人把馬西過東廊，拴在柱上。文界問道：「我因怕跌，聽馬入城，不期到此，實未知這裡是何所在！」那人道：「看你像個讀書子弟，原來是不識字的！方才進門時，那懸著的匾對，你豈未見？還怎問的？」文界道：「並未見有匾對。」那人道：「方才你闖了夫人的道，看你俊俏後生，知是讀書人家出來的，所以饒你。如今跟了進府，咱們公爺已經知道，停會你知曉得了！」

文界摸不著頭腦，還要問問。那人道：「咱這府裡，是天下第一家世家，誰人不知？有你這傻貨，沒些來由撞撞進來，真正笑得教人！」文界被他奚落很不耐講聽說天下第一家，忽然想起昨晚在店，錢庶母曾說，今日要過曲阜縣境，莫非這城就是曲阜城？這府中必定是衍聖公府了，所以他說公爺。想了一會，暗暗好笑笑騎在馬背上，如此糊塗？國記起方才情景，著實惶愧。又想：這些家人們的調笑，殊屬可惡，不如瞞著到底。他夫人必定告訴聖公，待他請我進去，然後說明來歷來遲。因在堂上踱來踱去。忽見兩個小丫鬟傳話出來，說：「公爺叫請闖道的後生進來相會。」那家人遂向文界道：「公爺請你進去，快隨我來。」文界暗喜：「此必夫人之意，相見之後，定有機緣。」即忙跟他進來。聖公立在客廳階下，文界趨前一揖，聖公讓進，固請上坐。文界辭上再三，然後告坐。聖公問道：「適間拙荊同著小女娥青，從族人賀喜回來，說起在城外遇一小學生，看他不會騎馬失路的光景，捧著轡頭，聽馬走躑，逕跟入府。本爵冒昧請見，請問小學生台族真鄉？是何名氏？適從何來，乃至馳驅失范？乞示其詳。」文界見聖公詞意尚是謙沖，惟以小學生相呼，未免輕量已甚。遂把家人們屢次奚落、數說、嘲笑，一種可惡之狀，一齊說將出來。登時變色，拱揖答道：「小生姓文，自吳江送眷進京，途中以困於輪輻之故，偶然騎馬，不期相失。小生不善控馭，縱其所之。馬喜同群，以致闖入夫人前導，較為從者所叱，是以跟蹤入府，小生惶懼異常！眾紀綱明知小生失路，任意揶揄，幸獲夫人轉達，辱荷見召，伏望恕其無知之罪！公爺世守林廟，禮樂之宗，執事生徒，英才濟濟。未審何者為大學生？何者為小學生？將以學業分科乎？抑專論年歲乎？倒要請教明白？」

聖公見話有因，疾忙改容，起來告罪道：「頃間不知族貴，遽相輕視。自愧肉眼，唐突高賢，幸勿見罪！既是吳江文氏，則拙荊母族之姻婭也。敢問親翁何以到此？貴眷現在何處？」文界聽得姻婭二字，方想道：「全氏表叔乃聖公僚婿。」因陪笑答道：「公爺係小生長親，如此稱呼，卻不敢當。」聖公道：「公相子孫眾多，親翁尊人是第幾行？」文界起立，對道：「家父表字雲從，小生上有八兄，因家母回南拜壽，事畢旋京，在路與廿四叔並騎前行，突遇一虎，家叔縱鞭追趕，小生落後，以致到此。此時家眷，諒在前站矣。」聖公愕然良久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親翁正是前年舉神童的，已授編修。怪道……」說到此處，便住了口，沉吟良久，接說道：「聞親翁與計四叔，並庚先兄長君，三代同年月日，都是太君壽誕，且自幼即有異夢：一夢龍，一夢虎，一夢馬，卻記不清親翁何夢。聽說公相占過神數，三夢並為婚姻之兆。今親翁因騎馬失途，以至到此。令叔父逐虎，與親翁相失，皆非偶然。方才拙荊說起，昨日得了異夢，有人騎馬進府，故途中相值，即已留心。及聞親翁之馬跑到堂上，遂確信此夢應在親翁身上。想親翁所夢，必定是馬無疑了！」文界似信不信，也沒答應。聖公尚欲有言，只見家人進來報知，縣尊來拜。聖公向文界道：「這知縣是同族兄弟，親翁無須迴避。」兩人起立，迎出階前，縣尊已進來了，彼此通問，聖公代文界述明。縣尊大喜道：「不圖今日得晤鎮國公文孫，萬分僥倖矣！」縣令與聖公商議林廟歲脩應發公用、應僱夫役數目，聖公即命擺酒，向文界道：「今日駕臨，倉卒之中，簡慢已極！尚屈係翁暫留一二日，暢聆警效。貴眷已在前途，即煩縣尊回衙，撥幾名乾役先行馳報，以安太親母之心，可也！」文界謙謝，酒已擺上，文界不肯首坐。曲阜縣道：「弟於此官，如尊府六叔之在吳江，令叔不當客於府中，弟自無上坐之禮矣。」文界不得已，告僭人坐。三人細詢家常，笑言款洽，已是掌燈時候。縣令道：「今夜尚有應治官書，不及久留，明日當更奉陪。」起身告辭。聖公又把通報家眷之事，諄諄囑咐。兩人送出屏門，待其上轎。然後進來。聖公就留進內書房，洗盞更酌，慰勸勸酒。探以經史疑義，文界家學淵源，如灌河決溜，滾滾不窮。李夫人在隔壁，竊聽得心花朵朵開放，暗付：我妹子誇舅氏一家，個個詞宗，非虛語也！

次日清晨，聖公陪往聖廟，文界謁聖畢，詩情勃勃。聖公預備下筆硯花箋，即請留題。文界謙遜一番，握筆而題道：

巍巍闕裡五雲間，道德光華氣蔚然，  
幸入宮牆依宇下，恍聞詩禮禮庭前  
朝懷東魯三千里，夜夢南天十四年，  
此日摳衣親拜舞，餘生栩栩樂無邊。

聖公見其振筆直書，有如宿構，字法秀勁，筆筆楮河南。聖公待其書完，忙接過韻詠，覺情文交至，於無可形容處形容出來，與歷來名人所題，另是一付杼柚，不覺贊不容口。文界謙遜了一會，走出殿除，從廊下穿去。聖公過去指疾，這是詩禮堂，這是唐槐。文界討過筆硯，就題詩禮堂：

庭訓親承獨立時，導聞何事叩吾師；  
相攸當日無他格，學禮閒來湧白圭。  
因在花箋上接題唐槐：  
彩果唐槐氣鬱蔥，羨他千載受春風；  
願為一寸階前草，長在尼山雨露中。

聖公道：「觀此詩，可見親翁仰止之極思矣！」因復領看檜樹，文界復題：  
無枝無葉不輪囷，為愛當年手植人；

一段燼餘三尺木，普天萬古頌長春。

聖公擊節道：「如此出奇，何患枯寂？字字切合，真作手也！」因復謁顏子廟，題雲：

陋巷巍然在，終身好學功；

千秋樂不改，萬世教無窮。

年盡希難老，家誰慕履空？

豈知庸玉汝，大造有神工！

文界愈寫愈高興，聖公愈著愈佩服，道：「親翁造作，突過前人。家學淵源，自不消說。只是二氏禍興，聖教晦塞已久，天生公相，崇正辟邪，使後世復睹昌明之盛。而親翁佳什，又實是足以表揚美富。就此數詩中，有關盛衰之氣運，自當冠請前人題詠之上，什襲藏之！」文界愧謝不敢。

聖公攜詩一同出來，帶走帶看，十分得意。回到內書房，用過午膳，聖公請文界隨意歇息，告使入內，將詩遞與李夫人觀看。夫人自幼爛詩，接過花箋，逐首看來，愛其楷法秀勁，十分歡喜。娥青在旁，不加贊語。

夫人看完，特將詩禮堂一首反覆吟玩，對聖公道：「文郎真有心人也，求婚之意，已見於此。且此娥育恰合，這是天緣巧湊，不可當面錯過！」娥青聞言，進入房內。

原來李夫人因自己無女，怕詩學沒有傳人，娥青是聖公嫡堂兒女，聰敏機警，夫人愛如己出。九歲失恃，聖公領了過來，夫人盡心教訓。到十四五歲，詩詞居然成家。東陽長女為遺珠媳婦，誇揚文氏子孫博學高才，聖公夫婦久已傾倒，欲為娥青擇婿。只緣素臣子孫都是生下地就定了親的，不好造次。要托全身為謀，未有機緣。

此時見文界綉年玉貌，愈切攀援，因借題詩，以試其才。及李夫人看詩，結婚之意已決。聖公道：「夫人所見誠是。待我出去，就與他說明何如？」夫人道：「這卻不妥，還是修書與我妹子，請妹丈作媒，才是大方。此詩妙在引用南容，絕不牽強；彼又未知娥青是咱們猶子，天然湊合。則求親允親，均應出之有意無意之間。不如說我尤愛此詩，欲其另眷一通，不設花箋。彼心會意，出信物以書其上，不盟誓而有盟誓。然後托全家執柯，事無不諧！若當面討婚，則彼此皆自輕矣！」聖公點頭稱善，出對文界說：「拙荆贊頌諸作，心悅誠服。尤愛此詩禮堂一絕，深情繾綣，遠勝千尺桃花。欲求親翁眷寫出來，日夕把玩，不知可否？」文界覺其意，暗想：我若得婿娥青，此詩固若左券；即祖父不允，亦說吟詩禮堂之作，與婚姻無涉也。因便允許。聖公入內，命丫鬟送出筆墨注硯，卻獨少繡素。文界暗忖：此亦有心。我連日厚擾，亦不可無以表意。因在貼身解下御賜雙鳳繡帕，楷寫前詩，交丫鬟送進。聖公夫婦大喜道：「文郎真有心人也！」夫人兼愛繡帕，繡法既精，采頭又好，自己進後房去交付。娥青靦腆收受，私下去諷詠把玩不題。

次日清晨，設席餞行，著家人隨護，於十七日至柯城驛趕上家眷。

隔晚十六日，跟隨文驢家將已回報，文驢追虎，文界在道，俱無蹤跡，把眾人俱嚇壞了。鳳姐更是哭泣不止，道：「怎三個同年月日所生，兩月內俱有分離之事？文界說二十四叔常夢虎，施郎常夢龍，自己常夢馬。如今眼見兩人都受龍虎之厄，文界不會騎馬，亦必受馬之禍矣！」蛟吟及子女委曲勸慰，才得收淚，打發家將，多帶家丁，重去分頭查訪。這日忽得文界，真如從天而下，喜不可言。只愁一文驢了。

當下重賞孔家來人，諄謝聖公夫婦，吩咐馬夫緩緩而行。

十八日，宿荏平。十九日，宿高唐州。二十日，宿恩縣。二十一日，宿德州。每日只行六、七十里，以待文驢，卻絕無消息。家將、家丁回報，在原路上，四遠山林村鎮及曲阜縣城內城外都尋遍了，並沒蹤跡。大家重複著急。文騏、文彪、文駿、鵲姐尤切憂心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次日，至景州駐宿；有王府官員在店守等，說二十四駙馬現在王府。鳳姐等俱大喜，各人心頭一塊大石落下。於是文鳳、文鼈、文騏、文彪俱赴王府，一則看弟，一則去拜涇王。

這涇王名祐樞，是陸太妃之子，因景王國除，分藩於此，係四位駙馬之叔岳，原要去拜見的。是日下店甚早，到王府中，日才過午。涇王同文驢出見，兄弟相逢，根問起來，方知其故。

那日，文驢趕虎，緊趕緊走，慢趕慢走。一日一夜，至次日早晨，趕有五六百里。在南留智北邊，趕入一大圍場之中。文驢暗想：虎入圍場，必難逃命，箭可得矣。因拍馬加鞭，直趕進去。那知圍場中都是一班女子，那虎已被眾槍撞死，忽見男子跑入，便都發喊：「地面攔阻閒人的，都往那裡去了？」亂哄著來趕打文驢。文驢使起雙錘，一面架隔，一面喝道：「丫頭們休得動粗，那虎是我先射傷趕將來的，如今也不與你們爭虎，只消選了我那枝箭就是了。」那些女兵都發忿起來，罵道：「瞎眼的死囚！這是什麼所在，敢於放肆，開口罵人，不怕砍頭的嗎？」各執槍棒，直裹上來，把文驢圍在中間，亂搥亂打。南邊又跑來許多繫巾的男子，張弓搭箭，截住去路。

文驢暗忖：這丫頭怎當得起我一錘？若不施逞本事，又怕受傷。見西南槍箭叢密，東北人少，便直衝過去。恰好碰著一個少年女子，騎著白馬，手執雙刀。帶幾個女兵，從北而來。見文驢馬到，便砍一刀。被文驢手起一錘，將刀打落。輕舒猿臂，提將過來，夾在脅下。登時把一圍場的人都嚇出魂來，喝道：「那死囚，這是郡主娘娘，你死也死不及了！」文驢猛吃一驚。欲待放下，又怕逃不出去。定一定心想：既是郡主，這些男女必不敢放箭戳槍；我騎的是劣馬，只要衝出陣去，撩下郡主，連夜逃跑，便可脫禍。因把銅錘插入腰間，提著郡主，望南甩舞出來。

那些女兵內侍，真個不敢施放槍亂卻惱了帳中一位王妃，兩位公主。跨馬持槍，直殺下來。王妃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若容這強盜白日劫了郡主去，還成個世界嗎？拼著我這一塊肉罷！」吩咐眾人：「休顧郡主生死，只要捉住強盜，萬副千刀，替郡主報仇就是了！」眾人得令，並力上前。

文驢著慌，仍把郡主夾在肋下，拔出銅錘，招架槍箭。卻當不起王妃、公主俱甚勇猛。自己肋下夾著一人，只用得一臂之力，如何招架？抵死遮攔了一會，被那少年公主一股紅綿套索兜頭套住，拉下馬來。王妃急喊：「眾人休放冷箭，如今是要顧郡主性命的了！」

文驢此時無奈，率性把郡主攔腰緊拏，喊道：「我實不知是郡主，怕傷自己性命，以致冒犯到此地位，實顧不得了！我的性命，便是郡主的性命，你們苦用刀斧來砍，我只用力一拏，郡主就沒命了！」眾人面面廝覷，不敢動手。郡主大哭道：「母親、姑娘休顧我性命！我受這強盜之辱，生不如死，只求副這強盜，替我報仇就是了！」文驢面如土色。王妃垂淚沉吟。

只見眾人齊喊：「王爺來了！」那王爺喘吁吁的下了馬，向年長的公主說道：「妹子，怎這樣世界有這等怪事？」一頭說，一頭看文驢，即失驚道：「你是文駙馬呀！怎做起強盜來？」王妃驚問：「是那個文駙馬！」王爺指著幼年公主道：「便是姪女的駙馬。文驢是素父末子，素父家教，怎有這等敗類？快些放手！這是要見駕的事，也不能便處置你的了！」那幼年公主羞得滿面通紅，急得滿眼流淚，如飛奔回帳房。文驢把郡主放開，王妃公主扶起，亦領入帳房。

文驢解去紅綿套索，爬將起來，拂拭灰塵，向王爺深深一揖道：「叔岳大王在上，容姪婿一言！姪婿昨日自濟寧起早進京，途遇猛虎，射中其腹。虎帶箭而逃，是欽賜的金批御箭，不敢失落，故直追至此。不知這圍場內皆是女人，冒昧突入，被女兵鞭打。姪婿說：『我不爭虎，只須還我原箭。』女兵不由分說打罵交加，截住去路，要殺要砍。姪婿欲待動粗，怕傷女兵性命；若不動粗，又怕傷自己性命。正在兩難，恰值郡主一刀砍來，姪婿將錘隨落，趁手提過，衝出圍去。意在禁住眾兵槍箭，得脫重圍，便把郡主撇下。卻不知是叔岳的圍場，也不知所提者是叔岳的郡主。如今求推姪婿父兄薄面，情願向郡主前叩頭服罪，恕其無知冒犯。若一至駕前，則佳好之罪，或得見原於皇上，聽不得見原於父兄！姪婿寧碎骨於叔岳尊前，不敢動祖母及父兄之怒也！」

王爺問眾女兵：「駙馬爺這些話是真的嗎？」眾女兵知是文駙馬，小公主又現在帳中，誰敢添言造語？內中還有小公主的宮女，一發害怕，便先承認說：「駙馬爺的話，句句是真的。」宮女也俱承認，但說：「那時若知道是駙馬爺，宮女們便再不敢放肆了！」王爺吩咐內監：「先送駙馬爺至府。請白駙馬陪著，寡人隨後便來。」內監去抬銅錘，卻拿不起。兩人共舉，方抬了起來，滿面失色。請文驢上馬，簇擁而去。

王爺進帳房。把文驢之言述了一遍，道：「寡人已問過眾宮女，說句句是真。是他射傷的虎，只求還原箭，我們還不依，打罵交加，要砍要殺，他就明知是郡主，為一時免禍之計，也怪他不得！若告到皇上跟前，怕沒有便宜討得出來！他因怕動父兄之怒，情願向郡主磕頭服罪。郡主不便見他，令向賢妃前服禮，令宮女們磕頭服罪以答之，把金批御箭還了他，撇開這事罷！」王妃道：「妾身與姑娘俱在這裡商量，沒個法兒。妾身父母與姑娘翁姑合家性命，俱是文老伯救的，他就有不是，也不便與他計較；況且還礙得皇上、兩立及姪女的分上！但只郡主執性，雖駙馬不願報仇，卻以死自督，說被文駙馬捉來搗抱，斷無面目偷生人世！郡主的執性，是大王知道的，方才交給小公主，先回府委曲勸他。將來日子正長，如何防備得許多？看文駙馬相貌武藝，正是女兒對頭，不忍傷女兵性命，存心仁厚可知，但已尚婚公主，堂堂郡主，豈有為妾之禮？除了這法，又難保郡主性命，這卻是一件難處之事哩！」

王爺道：「若提起素父，休說為郡主性命起見，便平白說與駙馬為妾，也報不來他的恩！單是賢妃的父母合家性命嗎？寡人的父母合家性命、不是素父，誰人能救？況唐堯二女，曾共嫁一鰥，也不是行不得的事。現在素父之妾，不是郡主嗎？我們且回府，看郡主之意若何。若決意輕生，便啟知太妃，再作計較罷了！」

於是一齊回府，先擺宴款待文驢，王爺致謝：「適間不知原委，語言之間，多有得罪！」文驢亦再三伏罪。

席散後。王爺進宮，王妃說：「郡主之意已定，不肯偷生。」王爺因同大公主、王妃，齊見太妃，啟知此事。這太妃便是陸太妃，王爺便是涇王祐樞，王妃便是白玉麟之女，陪文驢的駙馬，便是玉麟之子白圭，年長公主，便是太妃親女、白圭之妻。太妃六十壽誕，婿女俱來慶祝，小公上亦奉天子之命而來。因太妃、玉麟飛武，故涇王妹兒俱嫻武事，設此圍場，獵取禽獸，以致惹出這段事端。

當下涇王復說：「若太妃娘娘許給此姻，卻也有天緣在內。文駙馬於昨日在濟寧起身，途中不遇虎，怎今日就得趕至此地？那虎又豈有不向山野逃跑，肯反進圍場送死，豈非天緣？」

太妃道：「你岳父一家性命，俱由素父保全；先帝幽禁木籠，全虧素父援救，其恩固大。即我老身，若非素父，至今一海島中老嫗而已！以一女酬恩，豈為過耶？況公主德性寬洪，與孫女又極相好。文駙馬現願叩頭伏罪，將來夫婦妻妾間，自必和順。孫女有七八位母姨俱嫁文家，更不愁無人照拂。此天緣，亦良緣也！當速令駙馬作伐，不必遲疑！」

涇王等遵命，即托白圭撮合。文驢道：「姪婿聽無不從，但須皇上及家父作主。姪婿進京，自必力求家兄轉奏家父，皇上處則須叔岳奏知也。」白圭回覆。涇王一面啟奏，一面請太妃作札通知皇妃、貴妃，便去懇求小公主，小公主含羞應允。至夜，復大排筵宴，款待嬌客。豈知郡主輾轉思量，在眾人前受此大辱，即因舊恩，不思報復，豈可反事兇人？定了主意，捉空懸樑，竟行自縊。正是：

白虎初從圍內死，紅鸞又向閣中亡。

總評

素臣一數，已將文施後事盡情透露，卻並未於數外添設。而是日是時又恰宜占得此數，此謂人巧極而天工錯。

聖公問文界一段話，明為三人總提立柱；妙以「似信不信，也沒答應」八字。圓虛而靈活之鏡花水月，無一痕跡可尋。

寫文界不會來馬，細板、足極、亦趣極。人有人趣，馬有馬趣，各極其妙。如就盆飲水，踏翻水盆，連衣翻起，著驚而跑，喜乃驟馬，緊傍、挨、擦、聞、嗅而行，竟跑進府，直入大堂，皆馬趣也；由馬走躑，「替我拉開！」滿頭是汗，緊扳鞍轡，只怕要跌，喊「不要打！」兩手緊捧，汗流滿面，魂靈上身，板成一片，坐不下去，皆人趣也！竊恐顧虎頭寫生，未必有此筆筆添毫之技。家人稱「孩子」剛聽之，聖公稱「小學生」則不悅。以家人不足較也。不特不足較，並不敢較；一較便恐打馬，便致跌壞手腳。仍是寫文界不會騎馬也。

敘木盆一事，令眾人發笑者，媚之也；恐其打馬而即立以自解，並作擔語，以發其關，非媚而何？此寫怕打馬之極致，則亦寫不會騎馬之極致也！

家人云：「怎不識字？」文界雲：「何曾見甚匾對？」此寫怕跌之極致，則亦寫不會騎馬之極致也。不特不見匾對是怕跌；即忽然想起亦是怕跌。否則一進城便有衍聖公在心，何至到其府尚不知，聞公爺而尚不知，直至說出「從古第一家」而後想起也？自文驢一去而刻刻怕跌，即入城而不知為曲阜之城；入府而不知為聖公之府矣。然則「忽然想起」仍是寫文界不會騎馬之極致也。

問：文界任家人輕薄，絕口不提官位，亦是寫怕跌，寫不會騎馬否？曰：非也！文界秉素臣家教，自無以腐鼠嚴人之事。若因怕跌而不提，則平日必開口便提，而豈素父之子性哉！且文氏一家幾具百官之富，自視區區一職如芥子，然非被「小學生」一激，亦必不「下官編修」脫口而出也！豈如鄉里小兒驟得一官，即滿口官腔者耶？

文驢入圍場，若如鄉里小幾，開口便吐字腔，則斷無此一場大亂矣！亦由夙秉家教之故。以天子之婿、公相之子，至生死急迫之時，猶絕口不提官闊，總緣平時沐浴觀感，無非重天倫、輕勢位、篤至性、廣仁術，之善政善教，惻隱既切羞惡復深。一提官闊，便得罪父母，辱沒家聲，故直至涇王認出，方始求推薄面，且寧碎骨於王前不敢重祖母父兄之怒。孟子曰：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此也！」寫素臣家教之嚴之善至此，方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

文驢被擒必用小公主紅棉套索，隨手涉趣之筆。